



袁州府志

卷之十五

藝文四



袁州府志卷之十五

藝文四

記

疏泉亭記

宋

袁延度

通判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
嘗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為火
備亦以灌溉濯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其
績渠于是堙後二百年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頻
為火困王公察治舊渠以為備然經制靡固王公適



去渠隨塞又二十年延度自同得罪倖是郡至郡時
居民新爲火焚蕩然如野處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
與之爲備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決而浚引溢城
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潺潺泠泠聞之使人有山
林興接郡之左因瀦爲池池中築洲洲植以竹其下
種蓮復爲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
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
公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泉
賦詩一章刻于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 州學記

李

觀大學說
書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茲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闕踈亾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
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墜隘不足改爲
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
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

備並手僭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
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
已秦以山西廬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
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
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
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
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
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
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郡廳壁題名記

宋韓 綜 知州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域春秋屬吳楚之
國秦爲九江郡亦曰南楚漢初啓國大封子弟波漢
之陽亘九疑爲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
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定其號名自是長沙王

發得侯其子成于宜春原建國之舊折于長沙厥後
侯削入于郡縣訖漢領其地于豫章吳始立安成郡
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歷唐不革斥備遠服
用人亦輕五代假擾偽邦竊據開寶中王師平秣陵
負固之地圖版歸于有司逮今歷七十載民安厥業
休我樂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予以坐累得補茲郡
暇日閱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暨偽命守土者姓
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俾表奏史據舊纂爲此記
起開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石者凡百有七
人及觀修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曆三年所作視
壁間漏缺名氏惜其刊去舊記謬畧析亂莫可攷正
而又開寶以來領是郡者輒識名于偽命者之次豈
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記自朝廷置守之臣懸殿
中丞王澣而下得三十有二人表其位氏題于樂石
揭寘東序將以監居任者政治而肅絃之且以附于
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

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
幼孤鞠于兄嫂氏嫂卒服菽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
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
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
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旣去人懷其惠生子悉
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謫分司東
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
于理用是復力穡者粟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
留邸亾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
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
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其可
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
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興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
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耆以往承宗卽獻德棣二州
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
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
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鱷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
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予直而出

之尋奏聞著于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
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詔公
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
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
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
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曰是欲燒
佛骨者其爲人信服如此憲宗旣貶公于潮且將復
用之爲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
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卽欲相之會京兆
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勅無臺叅中丞
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
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于行事細大夷險無所
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
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緝于史臣
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
益夙夜茂勉庶幾前列謹拜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一日

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參知政事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
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
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
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
品此卽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
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
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于周公扶植
之功見于事孔子至于孟子扶植之功見于言言之
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拒而
禽獸之道消其有功于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
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歿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
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
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
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
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
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申興乎蓋昔者聖人言
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
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宋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
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
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
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
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
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
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于繫易性無不善
述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
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
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大極自爲大極今知吾
身有大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
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
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
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
于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
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

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
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于
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
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
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
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
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蓋味
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
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
于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
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
一源合知行于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
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亾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
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矣

慶豐堂記

祖無擇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
刑獄秋七月按部道次潯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
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隘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

馳二百里決辰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既寡糧餉
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
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
郭井邑在迤邐粟山之間如圖書屏障使人俗慮都
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
人迹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
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因
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
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
人雖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
憂矣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
堂曰慶豐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
日記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爲州者
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目其處不
及往者三月旣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
汗屋雖存而將傾廼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于民

則予不爲也閱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爲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于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蕪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厨二次供賓客舊亭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讓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廬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蕪與讓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蹊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流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于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于後盍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

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窳處故朝廷往往以有
罪者居之予卽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于其塗
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予武者
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
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
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也奚取于予文如
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
日記

萍鄉聖岡廟記

袁及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聚曰廬谿上有衆山迤邐
望之蒼翠崛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上有祠卽
晉甘將軍遺像也將軍字季思名卓丹陽人世仕吳
以顯貴聞司馬氏平吳將軍由州郡察舉爲常侍討
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
狐令天下亂棄官東歸元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
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討周馥征杜弢以前後功
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復爵于湖
侯終以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櫃鳴禍作大命

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洎湖湘也
威畧著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于豫章爲支郡
于湖湘爲隣疆是以數百里之內熏蒸善化使當時
之民詠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爾後歲時享祀是祈
是報下宋逮唐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其惠可
知矣我宋有天下征伐旣已息民得保家樂業殖財
之風陶于上下至于一鄉一聚莫不戮力農畝間或
凶旱水溢則歸于神祇是故神之澤嘗浹于一境焉
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十萬一新其宇門廡
堂序剏漆彩賁予知夫亘百世之下奉牢醴于將軍
無有窮已也噫嘻漢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
社是名樂公社朱邑先爲桐鄉吏屬其子必葬于此
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予不知今燕齊與
舒之桐鄉能復祠樂朱二公不絕如其將軍者乎抑
亦可見德之厚薄耳及里人也旣託庇于神之靈又
喜遠近之俗信嚮如是謹詳舊史而次第之時嘉祐
七年夏六月記

○ 疏泉記

宋孫

琪

通判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
艱甚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于江汲
遠而售貴常以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綆缶昔嘗
堰取仰山水爲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爲火
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爲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
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度
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亾而跡可攷又按令
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
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
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旣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
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浹日已告功支
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
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于于是樂斯民之樂而嘉
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
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
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于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
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郡城記

阮

閱

知州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
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
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
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
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
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
之利歟歷年旣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
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
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
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
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廼謹奉詔帥
治中間丘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
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
于是計功度用請于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
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翁從伐木于山
陶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
馨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
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

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步
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
舊無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
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
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
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
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
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
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
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
郭郭旣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
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
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
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
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
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
月吉日記

化城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
暇日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
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
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
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
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
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
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于神輒應未
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才二里
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
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予曰舊傳
唐贊皇公嘗居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
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
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
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
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
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
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

拱揖仰止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
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
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鸚鵡
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
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讐服三鎮凜然與裴
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丘壑廊
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
者豈獨惓惓于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尚及見公
等_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萬載重修縣記

徐昇 知縣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于洪僞吳順義元年也
後爲縣隸于筠則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
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
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
茲邑雖例蒙惡聲然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
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藺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
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健授兵若鍾南平皆
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邑之舊治地勢隱

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年十一月
全人陷豫章叛將杜彥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正月
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丘墟繼而劇賊曹成
馬友輩支黨致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郭郭血
肉我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
紹興二年冬升被命謬職宰字于時潰寇劉忠張成
各擁衆蟠踞山谷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
無復辨高下胥吏與案牘竄遁類脫兎首鼠無復恭
衙嚙士麻捐老弱棄墳墓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予視

縣治故所則林樾蒼然因歎息曰昔衛有狄人之難
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立建城市立官府民
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衆庶施政
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若此
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兇殘而扶瘵瘡瘵
招撫流亾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剪
榛莽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
亥遷入視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于是宴寢之
堂聽訟之廳吏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厨賓廡各有攸

序而崇畀廣狹率視故基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
取壞宇棄材罔有科歛規模簡儉龕庇風雨而不移
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彫殘而興土木人不以為病纔
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為亟者民人離散失所依而喜
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間承
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為慮豈知一旦
變亂而竊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既修復矣而邑
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寧
有幾然則後之生于斯含哺鼓腹于斯者豈得不念
此哉故升雖及瓜將代不可不書其廢興之歲月俾
後人有考焉紹興五年立冬日

○楚昭王廟記

舊志云此篇失其名別
彭襄記與此大同小異

袁州之西去城百餘里有大邑曰萍鄉地廣民庶風
良俗美上接雲夢下連彭蠡自邑去七十里名唐昌
山川壯麗外險中平左顧右盼景勝勢雄中有楚昭
王廟在焉積有年矣廟貌嚴肅所求即應謹按春秋
昭王與孔子同時每以禮尊聘孔子其時有雲如赤
鳥夾日而飛三日王使人問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若崇可移于司馬令尹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移初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隣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江漢淮章楚之望也禍福之來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王初避兵北至雲夢南至于郢一日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如日直觸王舟舟人取獻之于王王怪問群臣莫有識者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惟霸者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復令使者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予昔之鄭過陳聞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今吳楚接境醴陵縣有香水渡乃得萍實之地而萍邑之得名蓋本于此嗚呼王之德謙冲致感鏗鉤炳耀蕩人耳目使天假之年豈不能合諸侯尊周室割然著之當年貽之後世有足稱者唐韓吏部自潮移袁過其廟而留詠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祀昭王之句是以編之青史世有所傳聞信不誣矣舊廟記云廟之

始建立于山之巔無泉以供庖爨春秋祈禱入持斗水以自給衆苦之一夕風雨暴至徙神像于平陸而舊址以居焉即今之廟是也殿堂門廡煥然一新王之居福及生靈則王之德受人享祀亘億萬年而不窮顧不偉與

萍鄉縣學記

宋劉清之

知州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碩儒鴻生縣故有學王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縫掖肄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于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劉清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至于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罔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至物格心正意誠本于修身齊家國治而天下平來者魁旌弗齊于茲弗已于行或曰太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塵居野處氣習澆滑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

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
直不可輕假軻旣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亾寥寥千載
善爲屬續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
請開其塗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勝槩堂潔清並著
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
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曰椿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
谷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弗忘謂聖爲迂謂道爲遠
矧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初觀近獨
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追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義精
斟酌損益權度在已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入
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
與其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
是歲九月辛未記

袁州府志

藝文四

記

○新修州學記

宋張九成宗正少卿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煇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于學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叙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廼命教授劉瑜

卷之六

藝文四

三

二四

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
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于江西予出守郡陽道過其
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
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
振斯文于前今陳公大其事于後願紀厥實以爲不
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旣
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
獲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
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而入蓋
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卽經
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
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
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
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
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
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
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道學乎
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邕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諱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巳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爲州地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辨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奈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積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擄教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巳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魯公廼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于必免章旣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大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

祠以祝刻石以頌率夸說溢羨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于後于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于食也士君子蒞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于君民爲無負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喋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黜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于食豈

不亟急于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添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乏食條陳至于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于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級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尊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夏遣夫不少倦抑強扶懦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于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責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

青兗和糴即今兗兌准也
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袁州重修兩獄記

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宿弊不留
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既命醫診療徃視狴犴則屋
朽欲壓外壁麝踞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
謂僚佐曰愚民抵冑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鞠
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
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
萬有奇度木于山募工于民周以垣墻培厚基址撤
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
具足爲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待寄囚防
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爲後法經始于五月之初告
成于八月之中于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大守數更
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梏吏姦卹民隱有土木之餘力
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
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罪末也法不失罪顧以爲末于獄何有雖然利欲熏
心與外交馳相戩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紲之下困
苦捩抑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徃徃悔前之爲是獄也

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恥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瘦死者爲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爲吾告袁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亾一人之獄則爲報侯之德也巳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隱齋記

張

栻

左司員外郎

予第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于斯民乃辭便齋于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于其間以自培溉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乎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連續而不窮新而有嘗流行而不可以巳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乎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克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

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于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于意之得而偏于譽之聞而矜于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于因循而息于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于吾耳哉併書之使刻置于壁淳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修州學記

張 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庠陋弗克稱至于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于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與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于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于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于斯學于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于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于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閭門而形于鄉黨忠愛之實見于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于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免哉于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棧之第也是月庚戌記

○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 徽國公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
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
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
內則局于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老子釋氏之言
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
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
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
于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
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
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
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
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
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卓
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
民者焉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
然論者旣未嘗考于其學又拘于今昔顯晦之不同
是以莫知其本末流源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累
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

以求其功于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于熹者其意豈不有在于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于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亾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于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于濂溪其無患于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于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于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于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于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萬載新學記

楊愿博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于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于群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

一材令則治道易易爾惟皇宋慶曆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于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不事今寓其舍可乎會知丞趙侯師俠王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于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情也于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于四月之辛卯迄役于七月之丁亥奠享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齊庖廚涵浴庫廩之舍罔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爲

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
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
緩而不切仰惟主上厲精爲治總覈各實至于教育
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
又明年臨幸秘書編閣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
學宮以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
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校
之教士階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
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
而杜予美作爲詩章誇張歆艷以謂首唱恢大義則
茲事寥闊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聞袁之士充
賦有司者萬載爲多異時峩冠振纓策名委質爲天
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
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主庇民之業
矣姑承命而爲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新建支移倉記

許介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盧溪逾醴陵
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

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于此乎發源淳蓄不厚值
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于大江所謂
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聽從
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
欲吾袁民越境輸賦盤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
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
宜可從亾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
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
歟于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于此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
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于容弱不足于負
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
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
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洼下卒有水變
不可禦步口磧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
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
袁之明年境內旣安開闢視聽寄廩之弊吏則有請
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

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
列廩東西序廩悉礮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
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以待風雨
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礮焉凡建置之數爲
廳爲廩爲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
土爲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
三萬箇糜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
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舻相摩輒汨岸下皆相
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病而不病孰使
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噐以噐私是巢穴俟有
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顓蒙視此濫觴俟有羸貲其源
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于乘其阜于俯其淵侯舉
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
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
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于既定之後茲役也是
足以傳不朽于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萍鄉縣西社倉記

鍾詠

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

先是有司徃徃第民產高下咸俾出粟分日賑乏民
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反
厚或方可置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爲常額而
不敢出其所有公于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
信感動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爲憂
載念朝廷頃常頒浙東常平使者崇安社倉法于四
方而徃者侍郎孫公逢士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
倉于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卽是而增益之爲經久計
宜莫良于此值括倉趙公汝謙行常平事下其法于

縣譏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
月民樂于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
無勤有司集于巳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
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剏屋于
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庑繚以
垣墻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
倉之歛散皆主于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
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
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佐

之既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于當今之
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
詠述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于予一日致其鄉人士之意
欲予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
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
君公修寔有力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予固嘉其
敏于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
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導予以觀于其學而請
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亾友劉君清之之刻在
焉予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
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爲矣卽謝去不敢
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于予也矧曰是倉之成旣
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于學
之有記而復何待于予言哉又况天下之士是非
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于時勢而
不可常者故若予之衰謝淪落徒只爲是倉之累
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

勤也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
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
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以授之且以併
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
乙酉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徐傳知州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
以待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
而後下令于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惟忻應令無阻
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于體國誼亦
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
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
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
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
糴者負載以馳僅紆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
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
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
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于筠袁之苗庾俾附清

江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
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
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
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
失于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
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丐先罷黜朝廷嘉而
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使
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守臣曹訓
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旦開
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大
碑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袁人慶袁
人雖不能到牲醴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而十數年
來婦子相保亾愁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也紹興癸
丑傳被命假守大懼民力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
鞏以帥委糴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隆興以來曾曹
二公所請故事鳴于廷傳應之曰漕使靖重少許可
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
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傳爲民祈請

職耳豈當自後于魯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
爲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
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喬
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
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二郡趙
彥真宰邑趙帥處來諭傅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糴
奈何傅曰請必可免亟使摹碑聯事狀馳詣府禱曰
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
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
不無望于帥也而忍棄之乎已而南昌縣佐察民力
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改糴之檄下矣
袁人與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吾郡
數百萬生靈決生死于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
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
臣乞保護之賜帥之惠侈于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
躡請伐石大書以詔不朽傅曰民受賜而傳遺責不
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托焉有稱于無窮傅之榮
也于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乞此惠之難與所遭

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望日謹記

修城記

張嗣古

中奉大夫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
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乃解未幾登城周視則
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歎曰保
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迺稽功料役增卑培薄
伐材陶甃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
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
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
備矣按宜春郡肇于秦漢定于隋唐而升于我宋江
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于此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沉
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鄰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
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
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攷信然圖志謂黃
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
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
翼嚴嚴固有剏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
聽訟爲急以釐廢補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

卷之十五
四三
摧隳廢顛不復經意袁民得奠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降壞于微扶僵于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盡去城雖百年弗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恃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于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敞則改爲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旣敬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

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
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
于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
謝世神在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
以正月八日游于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誦
自後及期則盼蠶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葬
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陵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
未九月丁未融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
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塔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
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
以備拜享別造齋閣于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
李訖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
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
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
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
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
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
底于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

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
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其圯壞
而修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
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
報祀卽天子至于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及始
以厚其本也後世吏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
會是究是圖細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爲具文壇壝弗
飾牲幣弗虔踵陋襲傾顛以戊祭應故事禮則亾矣
何有于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敝歲久鞠爲榛
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拔蕪穢事已如初乃
若風雷雨師則望祭于廳之東于禮經尤不協今邑
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墀治之
壇增其高壝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
一如禮制亭翼于前以虞風雨門伉于外以嚴啓閉
周植喬松創立華表以引遐觀于是昔之廢墜煥然
一新夫古之有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事神之

禮並行交舉然而講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爲事神之
本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是已尸百里之寄者使能
以禮義迪民毋暴征毋峻令本末有序治化流行膠
庠相習于明倫而禮行于士噍里相安于平秩而禮
行于農塗肆相爲貿遷以利用阜生而禮又行于工
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而神在庶乎可以亾
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王君之于
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事以詔悠
久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韓文公新廟記

黃 榦

自堯舜至于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
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
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
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
以斯道之傳爲已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
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
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
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

尋墜緒于支離躋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于
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
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
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而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
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
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
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
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
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
之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
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
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
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
及哉體于身驗于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
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
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
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于孟子而又以自况也公之
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

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卽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于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耶惟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爲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于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巳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并入于大江負城兩崖東爲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詵始一新之詎今垂三十年剝敝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于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廩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

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椽高君炎董之取材于山取
工于傭閱月而成規制侈于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
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
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
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
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
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
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
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意則擿伏立威有
若趙廣漢皆孳孳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銜耀
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
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
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
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
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
十月二十七日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予爲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鬴闔郡震怖始乞

米于常平使者則不足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
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備以助濟糶于
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
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幕報其答如響部
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
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愆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
慮穀賤傷農于是始議廣糶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
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中物
隨取卽獲固不得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其
利不既遠矣乎此州儲倉新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
六年太守李侯詵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
書計其出入廩庾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
才什之五乃卽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
充糶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
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極者法不立也法苟
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非偏建敖四
別爲儲俯又限門閩嚴扇鑰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
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廢厥初其

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
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朝
廷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
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
且將益廣其備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
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
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
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

○袁州路繕修記

元

宜春爲郡介江湖間山水清曠風氣厚密其神能靈
其民能淳爲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
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
來刺名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楮
視厥門廡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
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庖閹
廐廝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隳或危欲壓維時
錦侯乃訊寮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
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

虧䟽廡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有覺
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
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
長上居懷阡危從我遑卹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
部屬有司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
期程工售濫惡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
故事常在得已輒持兩端媮容目前遺患厥後迄夫
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吾實恥之今及汝約恒產
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惟汝官不督迫吏無
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有不樂者疇抑
汝配于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罷而與期
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楨者用壯承者用隆窳者無窳
懷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斲之冊者黜者藻者繪者
無或浸漶先後工訖完美如一突突從衡楹數百計
悉前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於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
又進父老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爲之言曰維此宜春
郡治奕奕山川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
民富以教士秀而文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卽傳舍

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
合辭報公且矢于福願賜蕃祉與治俱新天子萬壽
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蓋臣君匪奉已示我等倫
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于上服勞其親筮占在茲
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叅軍揚撫奉圖走書
來求予核其事辭以釋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
不理衆手撤之爲從子游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
之長伯顏帖穆相與欽之用迄于成是皆宜書尉蒞
元輔寔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
申九月僦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
月土木金石埏埴壘斷工費若干旣集衆力不會于
公無從稽云

新建尊經閣記

元虞集

學立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
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
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
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怠至今尸而祝
之迨肝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

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吾民甚易治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辦民以寧壹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于故家取良斲于遺庾作尊經閣于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卅牖塗堊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澁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

美于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
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于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
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觀覽焉郡史以下授
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爲名閣
也人之于天也天下之于君也一家之于親也盖有
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于其所尊無所違矣風
氣旣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
于群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
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
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
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
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于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
然則天下萬世之于聖人也書之于經也所由以知
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
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爲勝
而謬于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
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于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

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萬載縣馮侯修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于集曰學校之繫于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于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今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樵茶太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于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于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于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

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烏裳衣
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完
顏公至道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地壞仍薩公聶
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甓材木其作
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鷓尾而殿益高
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于衆人
不煩于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于私帑故無
所費是以泉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
聞之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

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昔人以爲稱人之善必本于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
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
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
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于官府者所
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
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
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耆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
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尚廉恥敦厚

以閑士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錦江橋記

元歐陽玄 學士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初爲新昌通守自歷官宣政院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伯川又新之屬予記予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恩讐爲先而能思以一已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于斯橋其議豈不高且遠哉曰錦江者雖出于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墜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斯榮于其鄉伯川葺之不盛乎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礮一爲隄岸二爲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爲岱山場鹽司今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

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
餘橋行道皆甃以石



